

古文辭類纂

上卷

雜記類四

古文辭類纂五十四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〇

茅順甫云文不用意處卻有一片渾雄油淡精神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臺假道于汝陰因得賜書于子

履之室

嵩鳩先生云陸錡字子履洛陽人官集賢修撰

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

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

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

宋史職官志寶文閣在天章之事西序羣臣上奏拜殿之北英宗卽位

詔以仁宗御書御集藏於閣

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

臣于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子窮于世久矣少

不悅于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士

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

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

登民物安樂天子優遊清閒不遡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

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
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
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墻畝之
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
乎於是相與泣然流涕而書之夫玉輶石而珠藏淵其光
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
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
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歐陽永叔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人
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
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
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

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
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
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
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
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
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
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
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
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
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
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
子之尊由此而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
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

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
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于其略者又不備焉然
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
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
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及多不能
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
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
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
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
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
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
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于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于其
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編豆

簞簞簞簞簞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
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
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歐陽永叔有美堂記。

薑塢先生云文雖宋世格調然勢隨意變風韻溢于行
布誦之鏘然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
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
之首章而名之補按宋仁廟賜梅摯守杭州詩止一首云
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殿公云賜詩首
章者左傳以著定爾功爲武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
之幸章則首句得稱首章
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
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
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次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

乎寬間之野寂寬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
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
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
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
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
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
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
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
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
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
獨錢塘自五代時矧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
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習俗工巧邑屋華麗
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

出入于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游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游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于此者必有遺于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歐陽永叔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之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其下有清泉潄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開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于五代于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

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
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
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
其政。海內分裂。豪傑竝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
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
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深。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
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
不見外事。而安于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
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
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旣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
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
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
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者絕世之文也而其人爲誰二句則實近俗調爲文之
疵類劉海峯欲刪此二句而易下二子相繼於此爲羊
叔子杜元凱相繼於此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
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
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
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
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
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
足以垂于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
傳言叔子嘗登峴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
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
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

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
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
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
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故人
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
旣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
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
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
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于予余謂君知慕
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
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于襄者又可知
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
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登高

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

見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

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歐陽永叔游鱣亭記

鼎按景祐止四年次年即寶元元年是年仁宗以十月祀天地于國丘故

改元也作文在四月故尚稱景祐五年爾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

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

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

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

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

非登崇高之邱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荊州

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

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

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

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倚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于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龍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鯈。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歐陽永叔真州東園記

施君爲施昌言許君爲許元馬君爲馬遵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罷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地。與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治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儼其中以爲清譙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

圖哭蘂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
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薨巨桷水光
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
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
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颼颼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
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二二之略也若乃升於高以望
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
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
其爲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眞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
來者吾與之其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
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
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
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

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閒。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其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

歐陽永叔浮槎山水記

伯父云。曹能始名勝志引此記云。李不疑爲梓守。不疑未詳何人。

某按李端愿仁宗時邢州觀察使。鎮東軍。兩後知鄧襄二州。移廬州。不疑蓋端愿也。端愿遵勛之子。遵勛尚萬壽長公主太宗女也。故記有生長富貴之語。端愿字公謹。一字不疑。故公集甲浮槎寺八記詩。及與李簡牘言李遵水及作記事簡中。勛稱其字。

茅順甫云風韻愴然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于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